

五十年前的這次互動 對中美關係影響深遠



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一行乘飛機抵達北京，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應邀訪華的美國團體。

此前，中美兩國已相互隔絕長達22年。美方代表團此次成行的契機，緣於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中美乒乓球運動員進行了友好接觸。

彼時，中美雙方已經意識到，改善雙邊關係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因此，在獲悉美國乒乓球隊有賽後訪問中國的意願後，毛澤東主席作出了邀請美國隊訪華的決定。

到訪中國期間，代表團與中國乒乓球運動員進行了多場友誼賽。讓我們通過一組照片一起回顧中美交往史上獨特的“乒乓外交”。

1971年4月13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舉行歡迎儀式，歡迎前來中國訪問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中美兩國乒乓球運動員在北京首都體育館進行了友誼比賽。新華社發

1971年4月15日，曾在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相遇的中國運動員楊瑞華和美國運動員迪克·邁爾斯在上海重逢。

乒乓球運動上的友好互動，加快了中美兩



與美國乒乓球運動員在一起交流球藝。

1972年4月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訪美期間，受到美國人民的熱烈歡迎，美國觀眾和莊則棟團長握手致意。

多年來，中美兩國不斷以多種形式紀念“乒乓外交”，共憶兩國運動員和人民之間的友好情誼，展望中美人民交往與合作的美好未來。

2017年9月15日，紀念中美“乒乓外交”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走進聯合國45周年友誼表演賽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舉行。

50年前，小小銀球拉開了中美關係改善和發展的歷史序幕，推動了世界形勢的發展演變。“小球推動大球”的“乒乓外交”，讓人們領略到高超而微妙的外交藝術。其中蘊含的兩國政治家的戰略眼光和卓越智慧，也不斷為夯實中美兩國關係民意基礎、推動中美關係健康向前發展帶來有益啟示。新華社

國高層接觸的進程。

就在美國代表團訪華期間，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放鬆相關對華貿易禁令，放寬針對中方的貨幣和航運管制。翌年2月，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中美領導人實現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推動中美關係邁出走向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兩個月後，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應邀對美國進行回訪，受到美國人民熱烈歡迎。打表演賽、參觀工廠和學校，中國代表團讓美國普通民眾更近距離地接觸和瞭解了中國運動員和中國人民。

1972年4月，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應邀對美國進行回訪。兩國乒乓球運動員在底特律舉行比賽時，看台上觀眾舉着用中文寫的標語牌，歡迎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訪問美國。

1972年4月中國代表團訪問美國孟菲斯時



1971年在日本舉行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期間，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科恩誤上了中國隊大巴車，中國運動員莊則棟上前主動搭話，並贈送一塊繪有黃山風景的中國織錦留作紀念，次日科恩回贈一件印有“LET IT BE”字樣、寓意呼喚和平的T恤。

兩國運動員在比賽期間的友好互動受到廣泛關注。比賽臨近尾聲時，中方邀請美方乒乓球代表隊訪華。以體育交往為契機，中美逐步推動關係破冰。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正式訪華，同年7月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次年2月總統尼克松訪華，4月中國乒乓球隊訪美……“乒乓外交”內涵不斷豐富，實現“小球轉動大球”的壯舉。

建交40多年，中美在經貿往來、人文交流、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等領域取得豐碩成果。正是日益密切的“你來我往”，彙聚成中美關係發展的“星辰大海”。實踐證明，對話比對立好，合作比對抗強，求同存異、共謀發展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

當前，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疊加激蕩，中美關係面臨新的挑戰。尤其是過去幾年，由於美國上層政府實行極端錯誤反華政策，中美關係面臨建交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

此背景下，拜登總統上台，兩國關係進入新的“窗口期”。今年農曆除夕，中美兩國元首進行了首次通話，為處於十字路口的中美關係指明方向。不久前在安克雷奇，中美通過建設性溝通尋找大國相處之道，成為努力修復兩國關係的一次必要互動。

值此關鍵時刻，中美“你來我往”欲重回正軌，仍需“乒乓外交”小球里的大智慧。

——以相互尊重促對話

尊重對手不僅是包括乒乓球賽在內體育比賽的基本精神，也是人與人交往乃至國與國交往應遵守的基本原則。

則。相互尊重並非完全針對一件件具體事項，而是以此態度和精神去處理雙邊關係。

中方已多次明確，無意挑戰美國地位，更無意取代美國，這是對美國的尊重；相應地，美國也應尊重中國人民對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選擇。唯有真正相互尊重，兩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才能行穩致遠。

——以誠意

善意促合作。

50年前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時，中方特意安排中美選手混合配對雙打，以增加比賽精彩性，兩國運動員在組合中向彼此和世界展示合作的誠意與善意。如今，世界進入後疫情時代，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中美可以合作的空間不是變窄了，而是更寬了。多一些對話合作、少一些零和博弈，是國際社會各方所期，亦是歷史潮流大勢所向。

在球場，“你來我往”才精彩，“你追我趕”共進步。對中美關係而言，要打開新的希望之窗，也需在合作中謀發展，推動關係重回正軌，共同為世界作出貢獻。

當前形勢下，雙方可從人文交流出發，由易至難，通過民間互動不斷積累善意。當務之急是消除人文領域合作阻礙，比如美方應及時叫停對兩國人文交流設障、對公司或個人惡意制裁、對美各界人士對華交往無端阻嚇的粗魯做法——正如體育賽場不應通過下絆子、用強權，剝奪其他運動員提陞自我的正當權利。通暢人文交流渠道，有助於中美關係繼續“小球轉動大球”，細流匯成大海。

50年前，中美運動員超越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打破常規，邁出友好交往的關鍵一步。“應勢而為、應時而變”，“乒乓外交”中的小球智慧彌足珍貴。當前，處於關鍵期的中美關係亦要有打破常規的勇氣，正如多年前那樣，本着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負責態度，再次作出明智和正確抉擇。中國新聞網



「乒乓外交」50年 中美仍需小球裏的大智慧

基辛格：中美須就新的國際秩序達成共識否 則世界可能再度面臨一戰前的形勢



近年來中美關係一直在惡化，如果較多地關注國際問題就知道，其實很多老一輩美國政治家對於現在美國採取的對華政策是並不贊成的，對中美冷戰長期化可能帶來的問題抱着非常憂慮的態度。

這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基辛格，中國人對這個冷戰活化石都非常熟悉了，我們的課本上就關於基辛格秘密訪華與改革開放可是着重篇幅細講的，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外交家之一，他對於當今的國際問題的看法，也是非常具有參考性的。

比如去年美國大選期間他就對拜登說：“中美應該建立新的外交磋商機制，讓雙方的領導人指派一些值得信賴的官員保持雙邊高層的直接聯繫。

“中美從來都沒有和國家實力對等的國家打過交道，這是第一次經歷，我們必須避免雙邊關係的一些危機激化乃至於爆發直接衝突，希望中美雙方能夠有更多的合作。”

最近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一場線上研討會議上基辛格也對中美問題談了許

多看法。

“美國必須記住，國際問題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每解決一個問題就會面臨新的問題。”

“我們能否與盟國建立起新的外交思維，獲得其他國家的理解，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他還警告說：“如果做不到這點，如果無法在外交政策的基本思維上與中國達成共識，那么世界就會陷入一場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即常年存在衝突，現在的中美關係的危險程度已經超過了一戰前的歐洲的緊張局面。”

基辛格提醒西方國家要“表現得更好”“西方國家必須相信自己，這是我們的內部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內部問題。”

雖然在很多人看來基辛格說的都是套話，但實際上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有明確指向的，有非常明確的指向，我們挨個來談吧。

“如果說美國國內的現狀已經使得美國領導人必須在公開場合作出極端反華的姿態，那么對於有意改善中美關係的美國政客來說，建立有效的、信息畸變很低的、純粹面向雙邊最高領導人的溝通渠道，會非常重要。”

“今天的中美關係，實質上已經是對等的關係了，雖然美國擁有軍事存量優勢，也就是雙方的對抗升級到高層次之後的壓倒性優勢，但是這不意味著美國就可以說是相比中國更強，因為將對抗升級到高層次，也就是熱戰，甚至核戰，決策者也需要卓越的眼光與長遠的判斷力。而中美之間這種衝突還沒上升到特別高的層次的時候，美國的實力優勢已經不復存在的，比如對比經濟規模，以生產性GDP為主的中國能達到消費性GDP為主的美國的70%，這實際上就

意味着，國內基本盤的經濟規模對比，中國已經超越美國了，除非美國領導人決定要將中美衝突，上昇到高層次對抗，否則的話，是應該把中國看作同級別的對手的。”

“國際問題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換而言之，妄圖通過戰爭推翻敵對政權的方式永久地摧毀對手，這種想法本身就是非常幼稚的，如果美國要開戰，至少也要考慮怎么去維持美國贏得戰爭之後的國際秩序，或者說，沒有中國的國際秩序，誰來代替中國的地位？伊拉克與阿富汗長年的戰爭，如今也沒有一個解決方案，而中國的規模是前者的很多倍，無論是政權的根基還是人民對國家的共識，都是遠超前者的。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即使美國獲得了高層次軍事對抗勝利，那么美國是否準備好了，在遼闊的中國，與14億人打治安戰？

“隨着相對實力差距的縮小，美國乃至於西方世界是不能再繼續像以前一樣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的對外侵略性並不強，磋商對話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並不一定要抱着歐美國家互相內鬥比拳頭的思維來。”

基辛格表示：“從根本上說，中美是兩個偉大的社會，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所以有時候我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會有不同。但與此同時，現代科技、全球化傳播和全球化經濟，要求兩個社會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進行合作，因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取決於兩個社會之間的理解。”

“如果西方仍然是以自我為中心，那么，與中國的對抗中，是否能夠獲勝，獲勝是否代表着勝利？如果不能獲利，那么戰爭的勝利又有什么意義？”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將中美未來可能爆發的戰爭比作是一戰而不是二戰？

一個角度是：二戰的兩大勝利者，成為了世界兩極，這場戰爭雖然是慘烈，但確實成為了他們登上王座的階梯，徹底打破了舊世界的秩序，也就是英國主導的全球秩序。

但是一戰不同，這場戰爭給勝利者帶來的傷痛太過沉重，以至於他們無法再面對新的國際挑戰，後來二戰的主角，也就是蘇聯和美國，在一戰是沒什麼戲碼的。一戰的主角是法國和英國，這兩個國家都為這場戰爭的勝利獻祭了整整一代年輕人，徹底摧毀了其作為強權國家的根基，乃至後來二戰的時候英國維持對國際秩序的控制已經完全依靠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秩序的慣性，比如《倫敦海軍條約》中，英美的海軍主力艦噸位就是同一水平，實際上英國霸權已經不復存在了。

那么對於中美來說，中美之間可能爆發的戰爭，是否也會像這樣？或者說得更嚴重一點，中國與整個西方社會爆發的這場衝突，最終表面贏得衝突的贏家是誰？真正坐收漁翁之利的又是誰？顯然除了美國極端反華政客之外的政客，在考慮清楚這些問題之後會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有新的認知，比如前文中提到的基辛格。

